

金陵文鈔四



89401

國朝金陵文鈔卷四

方觀承

字宜田上元人由中書官至直隸總督諡恪敏

進呈義倉圖說疏

竊照積貯爲本計所關而推行惟義倉尤便蓋鄉村分貯則  
斂散可以隨時典守在民則吏胥無由滋弊歷稽前代良法  
具存自周禮遺人之掌門關鄉閭各有委積以待艱阨隋臣  
長孫平因之爲義倉之制令諸州百姓當社立倉隨所收穫  
勸課出輸領之社司以時賑發唐宋遞相遵仿至朱子而規  
畫備詳倉雖以社爲名事實與義同例一切輸受之法條目  
兼該而其要尤在地近其人習其事良以官之爲民計不  
若民之自爲計故守以民而不守以官城之專爲備不若鄉  
之多所備故貯於鄉而不貯於城其輸之也不勞其散之也  
金陵文鈔 卷四 一

也乾隆十一年特降

諭旨命地方大吏乘時勸導臣先於直隸布政使任內與督  
臣那蘇圖酌議條規以有穀而不籌其地則沍變可虞有地  
而不察其形則經界莫定故勸捐必先建倉建倉必先繪圖  
當經指示屬員通行循照及擢任畿輔因復申明前令次第  
經理就其幅員之廣狹度其道里之均齊於四鄉酌設倉座  
自三四區以至十八區其地必擇人煙稠密形勢高阜之處  
使四面村莊相爲附麗近在十五里內者三十三縣在二十  
里內者七十三州縣在二十里及三十餘里者三十三州縣  
在三十里內者三州縣在四十里內者二縣期於往返各便



調揀易通比年以來仰賴

聖主福庇年穀登豐人民和樂臣與諸有司隨宜勸導俾各  
出其有餘而不限以數粟黍悉從其便務在樂輸無稍勉強  
如一州邑中豐歉不齊歉處卽停其報捐選擇倉正專司鑰  
簿不許吏胥干預現據報捐新舊義穀共二十八萬五千三  
百餘石而圖與倉先後告成州縣衛各具一圖大小村莊並  
各村到倉里數悉載統計爲圖一百四十有四合一百四十  
四州縣衛共村莊三萬五千二百一十爲倉一千有五臣詳  
加訂正鏤板刷印一貯布政司庫一貯本州縣衛按圖以稽  
倉而知各村之孰遠孰近按倉以稽穀而知四境之或絀或  
盈由是儲蓄遞年有增規畫因時漸擴而有司凡於境內賑  
糶惠民之舉辨方隅計道里披圖瞭然亦足以資措置臣謹

金陵文鈔

卷四

二

參合新舊事宜酌籌規條另摺奏請

聖訓久遠遵循以仰副我

皇上惠保无疆之至意茲將義倉全圖按府州所屬繕寫十  
四冊敬列凡例恭陳

御覽又所刻各州縣衛倉圖謹彙次裝成六軸一併恭進

賑紀十五條

覈戶之法始於宋蘇次參家各書其大小口數應請米若干  
於門而余童則第上中下爲三等李珣爲四等林希元爲六  
等法猶未盡也今竊謂民當六七月災象已形宜及早以安  
之於是頒規條朔格式分員履勘概限八月初旬等差釐舉  
急請普賑夫旣眾著於得食之有期而加賑又相繼也斯有  
所係戀而無去志其法圭撮必謹主於無濫蓋不奪飢者之



食以實不飢之腹自無所遺故義以裁制之而仁術不虛耳是年有刁民屢赴部院告賑勾驗紅冊悉注去留增減之故咨覆民卒無言惟其立於可信之地以有此依據也雖然力行保甲尤爲先務陽明先生之撫豫也下令家置小牌丁若干口習某技業有無殘疾及田糧等項編排的實爲牧令者於一州一縣中如指諸掌一遇災賑按籍處分百不失一朱子分都支給之法胥由是也然則臨期覈戶又其後焉者矣

右覈戶

查賑先在勘準地畝災分輕重輕重一錯後來覈辦戶口劇難調劑然九十分重災易勘而七八分與六分遞輕之等所辦已微不至六分與五分賑否攸關尤當審慎大旨與其畸輕毋甯畸重重則可於覈戶時伸縮之輕則無挽補法矣今歲金陵文鈔

卷四

三

成災州縣九十分者居多所報六七分災者似亦拘於成例若報災不可少二層焉者其實收成未必果有三分四分也幸蒙

天恩優厚凡六七八分災村比較當年九十分災民得食還多否則其時六分之極貧七八分之次貧止食一賑民其不支矣此事責成全在地方官其勘報輕重之間不惟覈賑以此爲根據卽錢糧之蠲緩分數亦因之誠爲辦賑第一要義也至於委員不過臨時一過取其白地而十分九分之視其苗之長短疏密而七八分之五六分之豈知十日半月之後之一槁而同歸於盡也反是者則前無雨而後忽有雨此有雨而彼仍無雨局已大變而泥於委員報文之已上不爲更正則錯到底矣故及災冊未經達部以前地方官不妨具結



申請即使駁查覆勘而其言果驗自當俯從慎勿護前反貽後咎也

右勘災

誠委員必曰無濫無遺然才說無濫弊已在遺才說無遺弊又在濫故不得已而曰甯濫無遺至於本處胥役惟委員隨一二名以供繕寫使令不許干預覈戶之事如此則戶口無從弊混民沾實惠而官亦鮮後患矣再此時卽應飛檄各州縣督令該管鄉地先按村按戶按口開造草冊無許遺漏屆期移送委員察其應賑者填入格冊其不應賑與外出之戶俱就草冊內註明以草冊爲賑冊之根又以本有之門牌爲草冊之根

右造冊

田禾災而賑恤行賑所以救農也農民終歲勤苦力出於己賦効於公凡夫國家府庫倉廩之積皆農力之所入也出其金陵文鈔

卷四

四

所入於豐年者而以賑其凶災

德意無窮而恩施有自蓋有不同於倖邀者矣司賑者先視田畝被災輕重復審其居處器用牛具之有無存棄以別極貧次貧其不因災而貧者則非農也傭工之農耨鋤輟而飢餓隨之極貧者爲多此與傭食於主家者有別也孟子曰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農民之待賑爲切而急賑加賑之澤爲甚厚也不因災而貧者亦賑誤以賑爲博施之舉也不必皆貧而衰老者亦賑誤以賑爲養老之典也乞丐得飽於凶年將無啟其樂禍之心乎傭人安坐而得食將無惰其四體之勤乎夫農飢則四民皆飢穀貴則百物皆貴蓋推

廣

恩澤而及之耳非賑政之本意也觀於給貧生則用存公餘



款給旗莊則用屯田官穀蓋知災賑之大發正帑首重救農其餘乏食之民不過爲區別斯可矣未可與農民並論也右

水旱閒作而飢口待食於官常至數十百萬之眾孰應給孰應減按例依期湯年一概爲枯渴之所必爭惡其不以道而法隨之亦不得已之爲也蓋當此之際親履窮檐悲閱銜恤父母之心也鎮以高嚴懲其頑抗師帥之職也外肅中慈所嚮皆辦儻惟煦煦姑息墮威啟玩其爭轉多是陷之罪矣又嘗見急民之災雖有多官而民所壹意謹奉者惟牧令也救其死亡全其室家當阨之施

主恩爲大次則牧令宜有其美讓之不可奪之使百姓知感而疾痛相依有言共信則爭無由起並受其福矣此又爲大

金陵文鈔

卷四

五

吏者所宜知也

右嚴法

村民當領賑時急於得飽非立法大爲之防則諸患生焉道里不均有往返之勞場宇不寬有擁擠之慮時日不定有守候之苦稱較有低昂董概有盈縮薦蓋少而米虞蒸溼校貫差而錢或短少外出戶口之遺漏重冒者保鄰親屬之扶同捏飾者皆爲患所宜防議行規條十則期於弊除而利可溥惟當局者先期籌畫身之所不至而心至之心之所不至而法已至之庶幾弊無萌生法可下究耳

右防弊

加賑之月丁口有病故者例應按數裁減所以稽實也然念死者斂埋需費況在凶年雖積一口累月之糧猶不足以償奈何減之亦有隱匿不報者鄉地從而擠分之是徒奪其半口之食而於公無益也用是明著爲令凡賑戶死口概不核



減悉依戶口原數報銷可也

右卹死

散賑定例州縣本城設廠四鄉各於適中處所設廠俾一日可以往返倘一鄉一廠相距仍遠天寒日短領賑男婦棲託無地地方官宜無拘成例勿惜小費更多設一二廠以便貧民如景州設有七廠乃爲因地制宜之道今核各屬所報賑廠有已籌度得宜者有地面不皆適中者並有祇設一二廠者冬月大賑在邇亟飭辦未足數者遠卽補設已分設者再加詳度村莊有遠在三十里外者卽補設一二處務使婦女老弱辰出晚歸毋致寒天竭蹶露宿單行不但累民復恐滋事監賑官務須前夕就廠住宿及早開放不得任情自便致累守候仍將設廠處所各距村莊遠近里數列冊報造查核

右增廠

金陵文鈔

卷四

六

八月普減之後按成災分數以定加賑月分次貧視極貧遞減常例也卽不拘常例亦無分極次一再加賑而止今歲以九十兩月災獨老疾之不自存也按日以給是名續賑更有急不能待者則立給錢米以救之是名摘賑其不成災之區有蠲無賑以其毘連災村亦波及之是名抽賑城關亦然又次貧者更數月後卽無異極貧概從優厚賑已告竣逆慮其去麥秋尙遠取二三四五月有加無已統名之曰展賑自古及今得未嘗有故災地表延曾無一人轉溝壑者今續賑已成例案告災之地皆做而行之災獨老疾之養尤加意於荒年此

聖人之政雖百世不易可也

右展賑

按乾隆元年例載流民一口給銀六分五年改定制錢二十



文小口半之是年八月准臺臣奏仍照元年例行夫

國家施布恩澤以恤民瘼更在明立限制以定民志若流移所至較本籍所得食贏數倍於是不成災之地亦皆僞爲攜負相率而路風聲所樹何異懸賞格以爲招哉嗣於十月停止是令轉徙頓息今奉

旨令督撫隨宜安插不必拘定資送遏其冀倖之路是卽所以還定安集之也宋元祐中監司搜長安得二人曰流民畢仲游閔實皆逐利者明周祭酒洪謨著流民說聽近附籍編里甲安生理民便之然則推廣

聖人德意惟奉行耆與時咸宜焉斯可耳

右止流民

昨京師兩次人來皆云途中並未見有北去流民又云京師流民卻不爲少未知由何路潛往細思此事與其沿途禁制

金陵文鈔

卷四

七

難周不若本地稽查易辦州縣官總以豐年亦有外出之說存据胸中未一經心卽以爲必難查禁今惟立法責成斷然行之以定民志庶爲約而可守擬於各州縣每一村莊選鄉地可用者一二人明示賞罰責令宣布條約稽查勸諭其村莊內如果冬春無全戶外出之人加以獎賞倘有游手無賴之徒誘惑鄉愚成羣出走勢難阻止者卽訪明去路報官查明爲首號召之人重處枷示扶同不報一例究治或其人實因漏賑而出稟明地方官立卽補給毋許回護致有向隅卽以冬春有無外出之戶口定各牧令考成之優劣再於此次查賑熟諳之佐貳教職內選其老成才幹者數員分定州縣指授明悉派令前往同地方官商酌攜帶查戶原冊徧歷村莊迴環察看旣以勸諭安業又以體驗民情領賑之後有無



妄出回籍之民有無漏賑凡村莊道路各情形俱令隨時稟報有關外出戶口事宜者卽會同地方官稟聞辦理餘無干預但使十月以內人情安帖則向後嚴寒雖至愚頑諒不別生希冀冒昧遠走矣

右勸安業

因災出糶仍限以糶三成例者爲留米備賑也其時米少價昂不得不借此少平市價以係民心究之能糶者尙非極貧極貧者無錢可糶故亦不須多糶也其輕災僻邑及歉後米少價昂行之爲有實益然祇在城設廠村民旣難往返於數十里之外而老弱婦女常有持錢終日空守至暮者故必四鄉分廠擇適中之地使四面相去十餘里村莊環而相赴又分村分日先期出示明白傳諭庶可遍及而無餘弊

右糶米

此時督勸鄉農廣種宿麥其有關於來春生計者不小因災

金陵文鈔

卷四

八

貸種上厯

宸衷屢煩憲檄州縣辦此必須稽查詳密使所借確皆種有麥地則民沾實惠而官亦免貽後累乃愚民貪借幾無騰畝州縣輒亦據以轉請殊不知直隸地土非盡宜麥民間亦不常餐非豫東兩省可比卽豫東田畝種麥者亦不過十居六七直隸尙不及半是以行令查明有地百畝者許借種三十畝以爲限制過此卽知爲冒借非實也詎州縣又執定三十畝之說凡借者皆按地給以十分之三又屬錯誤前本道示內有查明地畝是否宜麥或數畝或數十畝之語分析甚明初非不問宜麥與否概照十之三出借也如無宜麥之地則一畝亦不應借如數十畝實皆宜麥不妨按畝全借惟至百畝以上則以十之三爲之限制耳倘不核實辦理卽先拘



定成數轉恐虛冒不少再民間有留麥地麥後不種秋禾大概皆力能辦種之人其於秋禾早後趁種小麥蕎麥小豆希冀薄收者目今尙未登場此與留麥地相較其爲無力可知是力能早種者無藉於借晚種者未必皆蓄有種並應借助此又州縣當加體察隨宜酌辦者也又若避出借之繁難慮將來之賠累惟從已便罔恤民艱計較多而實心少則隱微之間更有愧於父母斯民之責矣此番嚴造戶口委員專辦正爲州縣借種等事有闕本計俾得親歷村莊專心察勘若乃潦草塞責應借者不借有誤貧民種植而冒借者無麥豈不轉滋日後追呼至於胥役串合冒領之弊尤當立法查禁以勸課之勤惰定居官之優劣已奉督憲再三申諭矣

右借種

金陵文鈔

卷四

九

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人未有飢而不寒者也百穀聿旣不登則來年麩麥急有厚望然無牛何以卒無草何以牧無柴薪何以爨無屋何以棲止厥惟富有力量者噢咻之賑所不繼者興工以代之刁民之強項者從而禁制之古人言救荒無奇策果能真知利病參用剛柔折中於道人視之平平無奇斯奇之至矣

右推廣惠政

是歲被災州縣三十有七皆在畿南旣各按其災之輕重就地賑恤之矣復恐輕去其鄉者之轉而流亡且竄入都市也更於近京州縣多爲邀食之所而自良鄉而固安而永清而武清東安東至於通州其中若霸州若文安又在固永迤南皆流民北來必經之路所在設廠煮賑俾安食以度三冬無有越志至次年二月畿南普雨歸及春耕依然慶樂土焉夫



委員固視其才之何若又當察其性情之寬嚴而器使之使  
寬厚者當重災則雖濫而不至傷惠刻覈者當輕災則雖遺  
而不至屯膏反是則交失之矣 右用人

金陵文鈔

卷四

十



則不至... 災... 夫之矣...  
... 重災... 不至... 災... 夫之矣...  
... 災... 夫之矣...  
... 災... 夫之矣...

賀鳴諧

字鐸夫號嶽禾六合人乾隆丙辰舉人  
丁巳進士歷官山東泗水陵縣知縣

石婆岡馮氏殉節論

邑西北五十里外有高岡焉周可十里許土人呼之曰石婆岡明之初有馮氏聚族於斯食指數千重門邃壁幾數里其家之或農或士皆不得而辨也燕王兵自盱眙來取道南行將至境馮氏積水決渠遏王將士築城堡結義兵數百以禦之燕師卻走成祖正位後遂籍沒其家岡有靈居寺嘉定志謂自宋以來已有之當馮被逮寺僧聚徒擊登聞鼓請代成祖怒詠馮氏並廢其寺余嘗經過其地剗削消磨一無所見土人猶摩挲而指顧之曰若者爲馮氏之遺井也若者爲馮氏之舊基也可慨已夫馮氏於燕兵臨境決渠築壘抵禦非常在當時亦祇申率土皆臣之義知爲朝廷拒敵不知爲金陵文鈔

卷四

十一

燕王除道也乃不逾年慘遭報復屠族亡家煙戶無存荒岡一片此擬之於景鐵諸君子未之敢知而一門忠憤之氣已足愧夫開城出迎馬前導引者矣且燕兵之南下也由幽而冀而兗而青而徐轉鬪數千里間使盡得馮氏其人而禦之將河不能踰江不能渡龍潭之駐軍萬不得有之事矣而抵拒者祇一馮氏馮氏亦卒以族夷豈非天之於馮氏有獨異俾忠烈萃於其族姓也哉惜其名字無徵史不書而志亦無載前輩李退菴紀略胡龍文筆記嘗敘及之而斷簡殘編書亦不傳於世馮氏之忠魂義魄沈沒於荒煙蔓草間者四百餘年矣予故論列之亦以告後世之修史紀事者

毛先生傳

先生姓毛氏諱至潔或曰玉潔六合人少負奇節慨然以忠



孝爲已任明季朝事日非大臣上封事多文飾先生每閱朝報歛歔泣下者久之父病篤先生刲股和藥以進鄉里悲焉旣終喪聞黃公石齋講學浙西往從之遊公一見歎曰異日成吾志者此子也居數月從黃公歸閩又就學於石養山下踰年乃歸里崇禎甲戌貢成均授沙縣尉是時黃公方被遣先生一聞知辭不就職閒關至粵西省黃公於戍所宏光立黃公奉特召至金陵先生朝夕追隨所與訂九策公皆陳於上尋從黃公入閩薦授廣信通判參幕府黃公進至婺源師大敗被執先生與同門賴雍蔡紹謹趙士超俱械至金陵幽於別室黃公殉節先生抱其頭哭曰吾師乎吾師乎志其遂矣願其畢矣魂其少需吾卽來矣時家人涕泣者先生麾之去曰吾遭際時艱一無建樹生平所不忍者內而吾母外而

金陵文鈔

卷四

三

吾師今得從吾師植綱常於此日地下見吾母榮矣亦幸矣四人同時就義家人藁葬於金陵越三年有趙姓者奉黃公櫬歸閩乃並啟先生之棺回六合云

秦大士

字礪泉江甯人乾隆丁卯舉人壬申進士  
廷試一甲第一名歷官至翰林院侍講學士

聖駕南巡恭紀詩序

洪維我

皇上御極之二十有二年做虞書五載之期按周官六年之制恭奉

皇太后安輿再幸江浙昭舊典也蓋自辛未之春

駐蹕東南布德施惠江浙之民塗詠巷舞以望屬車之塵者於今又六年矣於是山川清晏年穀順成羣黎之籲請維殷大吏以封章入

告我

皇上迺俯遂輿情載勤

法駕時維月吉覬萬彙之向榮諏厥辰良馭

金陵文鈔

卷四

三

六龍而順動扈雞翹而逾齊魯乘鳳舸以達淮江竹馬杖鳩舊識

天顏有喜杏花菖葉新涵

帝澤彌鮮於是稽往制渙

恩綸頒

鳳詔以蠲租益解舜琴之愠揭雞竿而肆膏彌寬湯網之仁固萬丈之金堤非沈璧馬儲千艘之玉粒用拯鰥魚引年九重於耆英榮增泉石遜才不遺平寒峻賦奏金門蓋

湛恩悉承夫舊章而

渥澤尤深於往歲遂使江城水驛快雲日之重瞻雨笠煙蓑

慶

光華之復旦一時四民樂業五老來觀莫不託夏諺而陳情



擬華封而競祝信乎張鈞天之樂無以喻其歡忻挹滄海之波莫能名其浩蕩者也至若謁闕里而薦歆聆鏗鏘之絲竹登岱宗而展禮陋封禪之檢泥

清蹕所經隆儀備舉則又崇儒重道遐追洙泗之蹤咸五登三遠邁崆峒之駕矣且夫德莫大乎顯謨仁莫廣乎錫類詩稱時邁首載儀刑書紀省方終於格祖歷代所傳畧同一軌  
緬維

聖祖仁皇帝眷此南邦六親

玉趾民懷

黃屋常留草木之春史記

翠華用表河山之幸深仁厚澤浹髓淪肌我

皇上再展錫鸞重巡吳越奉

金陵文鈔

卷四

古

慈甯之色笑雨露頻施厘

清問於閭閻耕桑不擾蓋克勤至孝以天下之養養

親丕鑠前光以萬世之法法

祖欽垂史冊當大書特書不一書載聆樂歌真至矣盡矣蔑

加矣臣忝列鴛班未叨扈從稽分野於牛斗實爲桑梓之鄉  
揚

盛烈於賡歌職在文章之守雖繪天畫日非筆墨所能而藿  
向葵傾實精誠所結云爾



陳

毅字直方號古  
漁江甯人

攝山圖序

攝山在江甯府東北山多藥草可以攝生故名攝山又以重巖如織名織山南齊明僧紹隱此捨宅爲寺山有三峯中峯屹立東西拱抱寺在中峯之麓唐高宗製明隱君碑碑陰書棲霞二大字因以名寺左有舍利石塔鐫琢極工隋文帝所建也東通無量殿一泉曰品外泉殿東有閣翼然曰紫峯循中峯而上有千佛巖齊時隨石勢鑿成千佛旁有石曰紗帽峯

今上賜名玉冠其前平石曰明月臺自紫峯閣循澗而上渡春雨橋卽白鹿泉昔邨民逐鹿至此得之漚以爲池清冷可愛中峯之脊曰石梁旁有玲峯池絕頂爲最高峯峯下迤西金陵文鈔

卷四

五

蘧石凌空曰天開巖北爲幽居菴稍南爲霞心菴爲萬松山房其麗於西峯者曰疊浪崖曰德雲菴曰般若臺珍珠泉臺右層巒邃谷雲布星羅乾隆二十二年始恭建行殿厥後

義駕時巡皆蒙

臨幸山川應運遇合有時自屢邀睿賞而林泉巖壑益復競秀爭奇頡頏蓬閣雲山經用始鮮明況蒙

聖天子駐輦揮毫

錫之光寵耶此山何幸而得此也其景之尤最者並繪圖綴說爲山志之冠



甯

楷

字瑞文江甯人乾隆癸酉舉人甲戌明通榜進士官涇縣教諭

遊石城山記

予觀建業諸山清和廉傳者不可枚舉而氣勢雄勁奔馳奧衍無過於石城石城緣北固而來逆江西向者百七十餘里石壁巖然絕無罅漏昔之人以盧龍比之然其山外貌如城而環繞於內者委蛇曲折開閉卷舒有非一覽所能盡者予與戴君芑泉讀書於嘉善寺中秀峰攢拱清澗縈紆蓋茲山之勝處也寺之左有懸崖嵌空陡絕峻若補陀明太史焦公嘗建潮音閣於上拾級仰登則鍾阜搖青後湖漾白舊城一角兀然在肘臂之間傍崖側轉巨石如屏苔蘚照人作空青石緣之色而凸凹剝蝕字迹宛然芑泉剔而望之皆前人之題詠也崖後有石門門以內石分兩壁明滑映人昂首視之金陵文鈔

卷四

六

天橫匹練於其上行行三百步豁然開朗竹樹蔥蒨冷泠然有流水在前迴望閣與寺門俱不可得見矣因與跨山澗穿茂林見有田有塘有菜圃復行數武有籬落有雞犬聲是時路徑已迷信步所之見雙巒如戶巒以外有碧池瑩潔可愛得老人問之曰虎跑泉也由虎跑泉西南行二里許山勢陔陀積高數十丈槎枒老樹中石路盤盤然至山之半得古招提予與芑泉小憩僧供以茗水味甚甘叩之曰此爲梅花水山中十餘泉無佳於此者少頃由招提側面入山稍深山石嵯峨四面林立如牛馬如熊羆如虎豹犀象峻峭突兀千態萬狀令人見而畏之芑泉因日色已曛促予返寺宿明日天氣甚和復依舊路穿坳厯谷凡五六折後乃逢平地而塞其前者則爲幕府山山高數百仞四圍皆荆棘其缺陷之處悉



石卵填於中予與芑泉百計扳援欲墜者數次而始登其巔萬山東合大江西來日氣蒼茫極目千里慨然論王導用兵之事太息者久之欲自上而下苦無駐足之術遂相與坐石子窪中取勢而流而不自知其險也又明日適嚴君東有侯君康衢偕至因相與尋夾蘿峯之下有洞人行於內如轉螺殼中以兩手抵壁猶恐有跌撲之患愈行愈下約將半里許其勢始平如覆巨釜於上蓋相傳爲達摩洞云昔達摩東來與寶誌論禪不合嘗面壁於此九年而後去故洞由是名出洞口則爲大江之濱沿山而行水天晶綠沙鳥翱翔見如達摩洞者不可勝數蓋自古江濤衝激積久而成然見虛敞其外而未嘗通透於內無可取者行二里許至白雲樓樓枕山腹中露其一面左右兩峯相抱形勝最佳復行五六里金陵文鈔

卷四

七

至宏濟寺宏濟爲江上鉅觀峭壁插天飛檐絕地樓臺殿閣俱以鐵索懸貫於壁間予二十年前繫舟於此尙見江流從屋下行今江徙而北非復舊觀然登覽其中猶足令人生空闊之意出宏濟寺渡河則爲燕子磯洪波巨浪之中凌風照水磯勢欲飛康衢忽放聲誦玉樹歌殘之句清光大來盈眸千里矣磯之南爲觀音山因山爲門曰觀音門觀音門之東參差十數里皆覆水老梅是時萬樹含葩暗香初動予與二人因縱步探之傍晚始入郭由邁皋橋而歸

戴御史傳

上元戴御史芑泉諱翼子字燕貽雪村先生從子也年十九補博士弟子與余同學於書院辨論古今發揮文藝多矯然自爲一說流輩咸異之然芑泉雖世家舊族英挺偉異而其



家則甚貧於是事父母撫弟妹盡出於舌耕與以非義之財雖一錢不受也年三十拔貢於太學教諭廬江時子適流寓其地得相聚論文者無虛日未幾芑泉登賢書成進士授工部主事不數年遂由郎中擢山東道御史御史例有專司亦可通劾芑泉嘗喟然曰此我報國之時也凡政務有未盡善者知之必委曲詳明直奏之

天子

天子知其忠直或將大用或慮其不合於眾人輒留中不發會因修城時有會計當賠補芑泉無所出遂驟病病輒死嗚呼窮之累人也如此哉旣而部長代其賠而家鄉之士大夫爲之斂財以歸其喪嗚呼迄今十有餘年矣憶乾隆乙亥丙子間予在涇學時門弟子以文來質者甚多予目不暇給曾

金陵文鈔

卷四

六

邀芑泉至涇同閱之涇人亦大服而趙公然乙尤重芑泉時過學中或論文或相與共奔遇天氣爽朗卽上煙雨亭過水西或登藍山嶺至桃花潭予則或從或不從而涇之人無不以神仙目之此猶昨日之事也嗚呼趙公達人也以翰林爲山東道御史以耳重聽得請歸而吾芑泉異才也亦以小司空爲山東道御史方欲竭忠盡智以勤厥職而乃不幸忽焉而早殞可不惜哉吾嘗爲趙公作傳矣而芑泉尤不可以不傳因有是言



梅 四 鏐 字阮美江甯諸生

繫舟書屋偶集序

丙午之歲小至之前范齋吳君過訪邀余偕出語隨步緩心  
忘足移忽至其繫舟書屋焉於時重霧常作腥聞響零朝暾  
不出欲晴未晴停午陽盛儵然開明乃啟板扉對几而馮俯  
仰左右念往思朋范齋慨然而歎曰吾舟之作不及陶梅之  
兩君既成而敬咸歸自秦康衢自南昌景福自閩聞山客信  
信猶一飯之同羣今侯方遠宦而不復見其三人何獨歎噓  
於子之先兄與衡川乎且夫朋友之輔乎師而異乎師也情  
將性濟分與心夷寓箴規於諧謔卽嚴憚而愉怡彼忘年與  
忘勢或強勉而差池而他又何爲伊惟董君邱壑天真燕毛  
以坐謙謙而尊輿從不設綰帶布巾無簡書之責無督課之  
金陵文鈔

卷四

九

勤方之舟之閱吾深淺繫矣援矣去我紛紜何五年之久別  
而不歸一臨讀前此之尺素固異地而同心子烏可以無述  
徒令後日之思今也乃序其語而爲之歌曰

景暉暉兮風定林疏豁兮枝挺勁梅可問兮柳無偵仰山之  
高兮池水俯鏡方舟之虛曠兮而我主客意深深其太息卮  
有嘉粟兮矜有肥董夫子胡不歸

山東布政使司布政使徐公墓誌銘

布政使徐公卒之歲其子嘉禾葬於徐莊之祖塋以元配虞  
恭人耐越甘有五年繼配薛恭人卒將合葬子嘉穀以狀乞  
銘於其妻之外兄梅鏐鏐固辭不獲乃序而銘之公諱鐸字  
令民先世自浙之蘭谿縣徙鹽城世以學行名公生而穎異  
年十四試輒冠軍中雍正癸卯鄉試分校於浙闈助教國子



今上改元成進士選庶常授職編修兼起居注充三禮館纂  
修官爲湖南正主考提督山東學政出守雲南府十年擢糧  
儲道以病免起補充沂曹道數月陞山東按察使布政使歲  
早祈禱致勞瘁以乾隆戊寅六月廿七日卒年六十有六公  
在山東矜慎庶獄多平反在雲南端風化興水利弛關禁不  
以暫久爲勤怠自遷擢不次滋益奮勵尤感念學政任滿  
皇上召見中憲大夫兩夫人周性恭人趙夫人觀公五十一歲  
賜御纂性理精義

硃批上諭日知齋說諸書異數不置云鏐惟

國朝自安溪李文貞倡明理學相授受  
今天子嗣位之初高安朱文端漳浦蔡文勤居師傅啟沃之  
任爰暨股肱侍從有楊文定孫文定諸公當是時宿遷徐編  
金陵文鈔

卷四

三

修用錫退居久耄老亦起用爲侍讀公於侍讀入則子弟出  
則友生薰陶聲氣其助教國學也以文勤薦入詞館也以文  
定薦故得

簡在一心烝烝向用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嗚呼休哉虞夫人  
早卒及公以

覃恩誥封中憲大夫兩夫人俱封恭人薛夫人隨公任仁慈  
多所助公歿守其法施之終其身胡先生禮全曰乾隆初每  
計偕入都淮郡三十餘人無不沐公惠勤懇周洽不倦其自  
學政歸以八百金濟致仕座主黃公叔琳之貧其後人豈終  
窮乎公子三人嘉禾嘉穀嘉穎今惟嘉穀存李侍郎因培督  
學江蘇倨傲不禮後輩士獨與嘉穀周旋亟稱於人曰吾師  
有後狀稱公樂育人士於雲南尤深生平施與無算吾得以



所聞證之銘曰

曾耀龍聲隆隆注經史傳無窮畜潛德祖友克亦式穀父荏

木  
敕且誥世焜耀惟淵源之友師有提要兮易書詩

金陵文鈔

卷四

三



煉且謂世風獻詩賦之文補其要令易書詩

木

曾耀龍聲隆隆注經史傳無窮畜潛德祖友克亦式穀父荏

木



程廷祚

字綿莊上元諸生薦博學鴻詞及經學

易通自序

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天之命也易之道也吉凶悔吝其端不可窮待其至而圖之則無及也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教天下以憂患而已矣以憂患生其心則天德爲我用天德爲我用則能知天下之險阻而自致於无咎之地是故極天下之蹟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其大指可一言而盡也知者居而安焉樂而玩焉而天下無餘事矣愚者不能然則使以尊天敬神之意致謹於著策而不敢肆亦何在而非易之本教與春秋以前晦於卜筮孔子作傳深明觀象玩辭之法乃由秦漢以來異端曲學竄伏其中不可致詰箋疏之作日增月盛各自執其所是而易幾爲天下裂廷祚生乎二

金陵文鈔

卷四

三

千餘年之後覩羣言之淆亂始嘗泛濫求之而竊有疑焉以爲三聖人之設卦繫辭當必有其故清夜思之不知涕之何從旣有所見不能自已爰自乾隆丙辰迄於庚申五易寒暑著易通如干卷乃盡去舊說之未安者以求合於孔子之說以上溯乎包羲文王之意而冀其萬有一得嗚呼易之所以前民用者其指固可一言而盡矣而何以儒者之說乃紛紛若是耶豈人情皆好怪而惡常苟以其說爲可悅卽涉於謬悠入於支離而不自知其害道耶廷祚不敏有志而未逮也若乃明易之本教以還絜靜精微之舊則俟諸後之君子云

青溪詩說自序

憶兒時先君子口授以詩聲若管絃金石洋洋盈耳私心竊以爲樂稍長知求訓詁又爲疏通大義閒導以方言常語令



人驟然頓解由是愈益好詩弱冠以後得漢唐箋疏而讀之近逮宋元儒者之書久之不能辨其同異乃請於先君子曰詩一也而說者之不一敢問何也曰豈惟是哉論說日繁而經指日晦非獨詩也孔孟之說詩示我周行矣汝其盡心焉先君子既沒媿於庭訓無能闡明萬一居恆讀詩不敢解閒有所得則私識之忽焉不知老之將至癸酉春月乃取其可自信者編爲一帙寄家戴園於都門戴園以札覆於余曰今之解詩者類能於十五國風別出意見以駁紫陽之誤君獨於南風雅頌尤多創獲此誠不可及也竊謂解詩與解諸經不同蓋易與春秋尙書主於明理切事與理則有一定而不可以爲其來無方也若詩之作於當時者與會所寄旨趣遙深今已事遠年湮難以稽考孟子云不以文害辭不以辭

金陵文鈔

卷四

三

害意以意逆志是爲得之故凡說詩者苟不倍於理而足以感人之性情皆可必其傳世雖當日之意指或未必與我同而吾說之可存者自在也今人於解詩欲求一定之說或謂朱傳無一字之訛或謂毛序言皆確此皆不得以意逆志之旨者也而其於解易也反謂大易之體無所不包曲說厄詞皆可質證何其執見之顛倒也故嘗謂君之易必傳而詩亦必傳以易獨造其精微而詩之會心者遠也戴園長於古近諸體自漢魏下逮元明

國朝之詩咸能擷其精華遺其糟粕是必能善說詩矣因錄其語以爲序

晚書訂疑自序

尙書今所謂古文者最爲晚出然自隋唐至前宋無人言其



可疑至吳才老朱晦菴始起而議之厥後元吳幼清爲纂言  
明郝仲輿著辨解焦弱侯訂古本皆刊落二十五篇而弗錄  
夫二十五篇之書或謂其平正疏通無違於理道而其爲前  
古書傳所引稱者視伏書爲尤多又奚以見其可疑也若謂  
可疑者文從字順異於伏書則伏書之中亦不皆詰屈聱牙  
也且周穆王而下暨秦穆公之時其文載於左國者眾矣未  
嘗與呂刑文侯之命秦誓同其體製豈彼皆可疑乎子則謂  
晚書之可疑在於來歷不明而諸儒不能言其所以然致使  
議論沸騰能發之而不能定也近代蕭山毛氏爲古文尙書  
冤辭徵引甚博先儒之論志存矯枉而復失之過余曩曾爲  
文以正之矣而未盡也今復爲晚書訂疑三卷以質諸好古  
之君子云客有復於子曰民間之秦誓漢得之以充學

語本趙岐

金陵文鈔

卷四

三

孟子自董仲舒司馬遷以下知其非古而未嘗議之也議之  
自司馬季長始二十五篇託言安國則誠誣矣而以之充學  
不猶愈於民間之秦誓乎今不爲董與馬而必欲揚扶風之  
波若才老晦菴者吾未見其不得已也子聞其言亦近理因  
并識之

論語說自序

論語者六經之統會大道之權衡所以正教學之是非而制  
生人之物則於不可過者也自堯舜至周孔而守一道在昔  
爲司徒之命典樂之設爲三物之所賓興其在二十篇之中  
以文行忠信爲四教以詩書執禮爲雅言以孝弟謹信汎愛  
親仁餘力學文爲弟子之職業其道易知其教易從要在率  
天下以立人道而已矣上智由之從容入於聖人之域而眾



不知其所以然其次則尊所聞行所知亶亶於五常百行之間而亦不見其所不足無高遠之論以蕩天下之心思無疑似之說以惑天下之趨向此我夫子之祖述憲章依乎中庸而論語之一書所以萬世無弊者也嗚呼豈易言哉適道有具在於禮樂求仁有方不離眾善三代而後無所謂禮樂矣希夷寂滅之教興而眾善失其統紀矣舍陶冶而求利其器用假他人之鋤耰以自耕其南畝夫安知所爲之遂盡善耶且天以聖人爲心以眾賢眾能爲之股肱耳目孔門之教列以四科所以宏聖道之統也後之儒者乃標一名以自異而謂天下之材舉不足與於道天不若是之狹道統亦不如是之不廣也漢人有言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良有以夫此廷祚於說論語而尤兢兢焉是書創始於乾隆

金陵文鈔

卷四

五

乙亥改訂於丁丑及戊寅之春凡四易稿

上望溪先生論儀禮書

前侍尊側間以特牲少牢爲大夫士合祭祖禩之禮而經中不見昭穆二筵又止言一尸此十七篇內不解之疑也某茫然莫知所對退而尋檢漢唐注疏並繹思其所以然而後知先生之疑於此未爲過也此二篇鄭氏以爲祭祖禩賈公彥從而推明其說謂大夫而下適士官師無問廟數多少皆同日而祭畢夫同日而祭此禘祭也曾子問王制所云禘祭止於天子諸侯大傳又云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于禘及其高祖由此觀之則禘祭者乃天子諸侯之重禮聚昭穆於一堂以明其流澤之遠繼序之盛等而上之則惟有追始祖所自出以及毀廟未毀廟之主而謂之不王不禘矣故先絕禘



於大夫士以杜其上僭之萌雖或得請於其君而猶謂之干也孰謂儀禮而有是禮乎然則虞禮何以言哀薦禘事曰禘有合食之名假借言之云爾以廟制論諸侯之士惟有一廟以王制之說爲正祭法適土二廟不可信以祭其祖而已禩則禩焉天下之大夫始立廟而先王不與其祭禩而與其祭祖何也祖者人所自出祖得祭而後羣禩者有所歸祖必有廟而後可以藏曾祖之主禩以昭穆曾祖者考之所禩焉者也卒哭之詞曰禩禩爾於皇祖某甫又曰適爾皇祖某甫此孝子之曾祖也當遷者謂之適新禩者謂之禩方升者亦謂之禩有所遷而後有所禩也三年喪畢新禩者之考升爲祖故特牲命筮之詞亦如之所謂皇祖則孝子之祖也特牲不諛日以除喪之日爲之不曰歲事不言妃以其爲禩遷之祭也而鄭氏疑爲禩月之吉祭金陵文鈔

卷四



祭之日考之主必與祖同設而他主不與焉大夫立三廟而曾祖之祭仍不得設高祖之主何疑以大傳大夫土有大事近土則故有時踰制而干禘然雖得請而終不得立尸否則君臣之相去一間耳然此必無之事也公彥雖漫爲之說而惟以筮日爲斷蓋亦有見於廟無二尸之理矣或曰少牢非士禮矣而其所祭同於特牲又何也然則昏禮之受於禴廟非祖禴異廟乎曰非異廟也其義有不得先祖而後禴者猶三月之奠菜以見舅姑爲先也曾子問父沒而冠則掃地而祭於禴亦是類也蓋常禮之行於廟者多稱禴以明莫親於禴也祭則曰祖以明尊無二上也祖禴可以互稱而王者不與間焉謂士有二廟者其諸始於此與他若虞禮因祔其考而以女子孫婦類記於後戴記又稱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

金陵文鈔

卷四

三

夫旣曰祔食未有不祭者而禮文不具豈於饋食之他日爲壇以祭於別所與不可得而考矣竊觀先生剖抉注疏之訛謬不遺餘力而饋食一篇似於賈氏之說殆有感焉故不敢不略陳所見并及一二疑義仰希教益

答家魚門問承重書

承問承重之說古者行宗法之時以適承重其義有二一爲喪主喪中凡拜賓送賓及祝辭之稱與鉅細儀節皆適子主之庶子則爲眾主人不過同其哭踊衰絰而已一爲祭主大傳曰庶子不祭明其宗也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禮父爲長子三年傳曰何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重者此之謂也適子死則立適孫以適子所傳者承而行之所承



者重則服爲之加隆故服與子同自宗法旣廢而傳重之義隱矣世之論者但以服之重爲承重亦何怪其然與喪服篇爲人後者次於父爲長子之後傳曰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受重卽承重也古者惟宗子不可以絕故必爲之立後而支子則可以立可以無立今宗法旣不行立後無論適庶復不能行喪主之事而徒服重服以居有古禮之遺意焉承問設本無子或有子而夭而竟立孫以嗣者何如是殆不可夫人必有子而後有孫必有孫而後有曾元豈得援諸孫之繼國統者爲說昔之人有議此者近日關西屈悔翁生平未嘗有子而晚年立其族人爲曾孫此不講於禮之過也豈足爲訓愚於禮學甚淺此二事猶敢率臆以對幸惟教之

先考祓齋府君行狀

金陵文鈔

卷四

天

府君諱京萼字韋華江蘇上元人也一字祓齋世籍新安祖虞卿公有隱德以明季遷於金陵父任之公錢塘諸生好學力行聞於當時國變後不仕母謝太孺人生子二府君其仲也府君爲兒時卽英偉有器識諸長老愛而畏之時姻婭中有尊屬以財雄江南羣兒入其臥內皆攫金錢以去府君獨一無所取與之亦不輕受天姿穎悟絕倫任之公親授詩書覘其能承家學特鍾愛焉自少體親志絕意進取湛深古學爲詩文俱度越流輩而兼長於書法稍長設教里中以佐菽水年二十有五任之公沒居喪以孝稱時謝太孺人衰老冢婦及諸孫皆異居府君左右就養者三十餘年服勤不少懈館於他所每旦必備甘旨然後出不然卽當盛饌食不下咽常言窮約其身者得爲良士窮約其親者不得爲孝子當是



時天下初定士大夫折節下士聞府君名爭欲延致幣帛交於戶庭或謀薦之於

朝府君皆再三辭以不能離膝下不就喪母時年近五十至性猶若孺子三年內未嘗舉筆爲詩若文謝太孺人以中秋日亡家中爲廢是節不孝猶憶幼時見府君是日涕泣不識其故後乃知爲吾王母之忌日也府君剛方而豁達胸次落落然無纖介邪穢睟顏秀貌望而知爲賢人君子與人言議論風生縱橫曲折一準於道義而旁極於人情世故雖詼諧戲謔之中亦寓至理聞者莫不傾倒無賢愚貴賤皆以肺腑相示昭然可揭日月而盟鬼神也未弱冠卽以方正見信於鄉黨諸少年中有從遊者其父兄聞之心喜擇交甚嚴而一善必錄德之大者一眚不棄鯁直少容不憚面斥人過常自

金陵文鈔

卷四

完

謂生平失人之病少失言之病多見年少有以岐黃之學行世者輒戒之曰醫者天下之大命也故而殺人者所必無過而殺人者所時有誠能於診視之時致其詳慎不以傲心臨之退而焚香虔禱冥坐以思其理將見學問之所不至必有鬼神幽贊於其側不期效而自效矣若乃慢遊宴樂視同兒戲則其殺人也謂之故矣而豈過乎好施與常言人生於世不論或顯或隱爲上爲下苟無益於人者皆贅物也故一念惻隱必思所以酬其意而爲德必卒有某者偶與府君相識家本貧窶復燬於火冬月曳葛屨而行府君遭諸塗而憐之乃給以米時人重府君書多欲購者因月書數幅使鬻之以供饘粥凡二年如一日某賴以存活他類此者甚眾又諸生某家甚貧而智計日辯遇鄉里有爭訟輒攘臂騰說於其閒



以取利府君謂曰士所重者行義也豈可因境而移其心乎  
儒者以治生爲急當自有道因曲爲指畫而佐以己力之所  
能爲者某無家室累聲名遂立及府君卒某號哭失聲曰我  
非先生幾不得爲端人矣府君心懷利濟而樂與人爲善如  
此凡急朋友之難愈於身受不避艱險越中有王某者長於  
養生之術徧遊宇內凡數困於白下俱賴府君爲力營救於  
有力者得脫王某退而聞其故歎曰卻貧賤之交以結歡富  
貴者吾見其人矣蹙富貴之交以左右貧賤者吾未見其人  
也八大山人洪都隱君子也或云明之諸王孫不求人知時  
遣興潑墨爲畫任人攜取人亦不知貴山人老矣常憂凍餒  
府君客江右訪之一見如舊相識因爲之謀明日投牋索畫  
於山人且貽以金令懸壁間箋云士有代耕之道而後可以

金陵文鈔

卷四

三

安其身公畫超羣軼倫真不朽之物也是可以代耕矣江右  
之人見而大譁由是爭以重貲購其畫造廬者踵相接山人  
頓爲饒裕甚德府君山人名滿海內自得交府君始府君天  
性澹雅愛山水或獨往或攜友朋以適興爲樂當王母在日  
若以事之他郡雖遠至期必反王母沒始爲江漢之遊登黃  
鶴眺晴川俯仰江山流連久之近地如滁陽之醉翁豐樂宛  
陵之敬亭山亦多題詠率常往來廣陵以賣字爲業筆墨之  
暇則與一時名流觴詠於紅橋平山閒瀟灑夷猶不知其爲  
鑄山煮海之國也已而不孝等馴至毀齒府君欲自課之乃  
自康熙丁丑冬歸金陵遂不復出遊歸五載而吾母徐孀人  
卽世初府君少聘於田氏明祠部郎大同田公季登女也早  
卒未果成婚而甚爲婦翁所器不忍忘知已爲不娶者二十



六年後迫於王母之命始娶徐孺人孺人有勤儉婉順之德而明於大體與府君黽勉以營家務先意承志如左右手府君甚倚重之及遭此變爲神傷者不已用是益無意於人世時年已六十矣自是家道遂廢內無任使之人外鮮中表之戚躬操井臼執灑掃蚤夜無甯晷府君所處於斯爲困極然能引義命以自安不失其所亨夫困自外至而亨由中存失其亨是經云困而不失其所亨夫困自外至而亨由中存失其亨是心爲形役而喪其心者也豈惟不可以處困雖三事之貴萬鍾之富不可以須臾處也其教不孝等則以聖賢之學貴乎兼備體用俗儒之徒事詞章與腐儒之空談性命均無當也又曰人生天地間不過瞬息之頃耳使蕩然無所聞於後世卽位極人臣亦與草木之過時而萎者無異古人所謂三不朽者其可不留意乎又曰人生不學則已學則當使如布帛菽粟彼錦綺珍錯雖亦有時而用以救飢寒則未也又曰富與貴可欲也而不可致貧與賤可惡也而不可去若夫力所可爲而天不能限者惟德行與學問耳府君讀書不爲章句而卓絕之識超邁今古至有得於古訓則必據以治心治事恥爲空言而發於言辭論說無非實踐故所以教不孝者語不勝書皆人所服之終身而不能盡者方十餘歲時任之公遠出謝太孺人之女家留一老婢居守府君讀書甚樂每食不過薇蕨而顏色豐麗若饜飮芻豢者見者問之以實告多怪而不信中年後屢遷城隅隘巷居破屋數間緼袍疏食之外輒自謂天空海闊雅厭世俗酬應尤不樂結交顯者晚節愈自韜晦足不踰戶限者凡三閱寒暑先是管理織造事棟



亭曹公主持風雅四方之士多歸之求見府君府君聞其疏於禮貌不往又嘗遣所親謂府君曰誠能爲我假託董華亭墨蹟吾當任其終歲之計府君答以平生不能作僞曹公聞而憚之及公轄鹽務於兩淮金陵之士從而渡江者十八九惟府君不可強致曹公嘗語人曰諸君自以爲高如真高者當不造吾門矣意蓋有所謂也歲戊寅江右吳舫翁先生遊金陵以人日訪府君時大風雪府君置酒飲宴相與談治論學達晝夜至曉乃去寫商山圖以贈見不孝等侍側亦加賞識賦小友行他日告人曰古之所謂隱者非無用之謂有可用而善藏者也吾徧遊天下所見山林之士亦多矣至於程子乃真隱者也觀其一庭雍睦戶牖几案間皆楚楚然頓置得宜此國僑范蠡之流以之治天下有餘矣先生名雲嘗仕金陵文鈔

卷四



吏無所容其奸耕田鑿井之暇教以孝弟課以詩書將風俗可涓禮樂可興此三代封建遺意久安長治之術也其名言讜論聞者多退而誦述常言聖賢之學莫大乎仁義仁貴於熟義貴於精仁而不熟孔門諸子之日月至焉是也義而不精冉子爲子華母請粟原思辭爲宰之俸是也又言人之所以經緯天地者才也故古之學者必思爲有用之才爲有用之才又須相時而用可用則用不可用則不宜強用此君子出處之大端也或問府君自度其才何官可爲答曰六官之屬隸軍國之重務者吾不敢以自任也使吾得一下邑而治之無往來迎送之勞少征求供應之苦則必盡力於農桑勸勤懲惰富而後教循良之吏庶幾猶可爲也不然者其諫臣言官乎爲天子拾遺左右則直言極諫而無所隱糾察百官則是非邪正必覈其情而不以風聞亂政體吾之所能或又在於是若乃染翰賦詩從容於承明金馬間此學者之餘事耳而何裨於天下哉嘗撰金陵祀典議云國有淫祀而弗禁與古先聖賢當祀而廢弗舉者均失禮也邇年以來吾見民間所禱祠報賽者未必皆正其或當祀之神而廟宇眾多一方以數十計則黷祀也黷祀雖正而亦淫也淫與黷交爭則當祀而弗克舉者孰謂其無哉以爲金陵爲東南大都會江海會流禹迹所至秦伯竄居荆蠻爲開天立極之君此邦亦在封內七十子衍聖人之傳者惟子游爲吳人古志載上元縣東有子游里二聖一賢宜於會城崇其廟宇重其禮祀以補數千載之闕失持論宏富識者臆之語詳縣志府君蘊德懷才而惟以書法見重於世操金帛而前者得其片楮隻字



莫不視爲卞玉隨珠而府君因用以自食其力致誠盡敬以從事舍是則非道非義蓋未嘗一介取也處事雖細必謹常言孔明王佐之才不過以謹慎自許況他人乎不樂紛更飲食起居皆有常度不失尺寸惟疾惡太過見不善之事如瓦礫糞壤在目去之而後快以此寡諧於俗屢致讒毀而一時之公論則初無異議焉幼以始終如一表裏無二八字自勗卒踐其言府君生於順治乙酉正月二十三日康熙乙未十一月三十日無疾而卒春秋七十有一旣卒之七年而長沙滄洲陳公來總河務預爲表墓之文略曰山林一途古稱仕宦捷徑彼外盜虛聲內營實利騁高談於青雲負慙愧於幽獨者何可勝道當君盛壯時海宇昇平士咸奮迅以自見獨能蟬蛻羈埃之中暨中歲以後遭際坎壈鮮生人之歡假令金陵文鈔

卷四

言

斯時少有動搖胥勢位安樂而遷焉豈非人情而卒能保清白以成其名然則謂君無過人之操吾不信也見者以爲篤論又八年至雍正己酉而後與徐孺人合葬於太平門外之倉山孺人行實有府君自撰墓志二子長卽廷祚上元縣諸生乾隆丙辰

召試博學宏詞辛未舉經學再召弟嗣章太學生子婦皆陶氏湖廣巴陵人初府君楚遊與陶甄夫先生相友善其後因以二女妻不孝兄弟語在外舅行狀中孫曾以下不具書嗚呼自吾母喪背府君獨挈不孝等於一室相倚爲命每他出則扃戶以杜外內總角以後不知巷術東西旣冠且婚猶不令出門交接或疑之曰古者已冠內而不出所以一心志而防其見異也府君教育不孝而成其爲人者恩勤如此不孝



等材質凡庸不能仰紹志事而復無一日之養以承歡以是爲子痛哉尙何言乎茲年迫衰暮日夜思念府君嘉言懿行大懼歲月滋多漸就荒落則負罪之深靡所底止故敢追憶前聞錄其梗概以待國史之傳逸民書篤行者有考焉

易孝子傳

孝子姓易名芳字天培江蘇上元人也曾祖震起中崇禎甲戌進士官至浙江嘉湖道鼎革後徜徉山水以終子孫世習儒業芳性純孝襁褓中卽能順承祖父母父母意旨父沒事母數十年盡色養有非言語所能形容者工繪事家固貧甚屋宇穿漏糞食不繼以爲常筆墨所獲輒先營母膳每食皆有肉而自以草具與妻子同食甘脆偶缺則竭力以供而深諱其難致之狀母初不覺處之若席豐履厚者或邀芳食見

金陵文鈔

卷四

五

盛饌輒愀然不舉箸一日晨起將遠出子婦以肉食進芳芳瞿然曰安得此對曰未及祖姑食時故以進耳芳曰是可繼乎卒不食忍飢而出嘗於冬月風雪中衣單袷過其友友問曰子有敝裘不服何也曰吾適乏養以質米矣友歎息爲之贖裘芳攜歸以衣母他日又過其友衣單袷如故友驚問之曰我可寒母不可寒也友爲製絮衣芳乃泣拜而謝曰使吾母子皆免於飢寒者君之惠也芳有弟四人一家子息甚眾母愛潔服用惟芳所執則安之芳不在側卽不樂故芳非不得已恆不敢離母寢所母性嚴急芳聞母聲色少厲卽長跪聽命母色霽乃起職役如常自少至老其對親常若孺子庚午冬寢疾將卒呼其子曰我死以破被掩吾之形昇送遠郊勿使汝祖母知我死也時年六十有八母年亦垂九十矣芳



生時無孝名既卒人爭傳之以比古之老萊子

書西域圖後

余友岳君水軒歸自安西手繪西域圖偶以示余龍沙蔥嶺宛在目中浩然動懷古之情者久之西域開自炎漢城國星羅隋書云魏晉以後互相吞并不可得詳國名亦率多更易如隋時車師改為高昌闐賓改為滑國之類降及宋史僅有于闐龜茲至元世祖盡滅西域更以諸王駙馬為君長名號迴殊明史惟存于闐而已若乃土地山川遠近夷險彼方既無紀載番人之語加以重譯益滋訛舛無怪乎履其地而不能言古籍雖存而難以徵信也圖中所載諸部落合於明代者且不一二數況以往乎古人謂之荒服殆以此與余覽圖而有可疑者一可信者一漢都護治烏壘城輪臺在烏壘之東車師前王又在輪

金陵文鈔

卷四

美

臺之東

武帝詔有云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西域傳車師治交河城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八百十里

以理

度之東去陽關千里而近其地在明為哈刺火州土魯番

明史

哈刺火州土魯番皆漢車師前王地隋為高昌國

今以在其西之烏魯木齊為古輪

臺則可以其又西五百里之秧巴爾損為陽關則不可何也

玉門陽關史傳所言並在沙州

漢志敦煌郡龍勒縣有玉門陽關唐志沙州壽昌縣治龍

勒故城西有陽關西北有玉門關俱在沙州境內相距不遠再按後漢書自敦煌西出玉門陽關涉鄯善北通伊吾千餘里伊吾為今之哈密兩關在哈密東南於此益信

況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

八里西域傳之明文確證又具在乎然則謂兩關能越瓜沙

之界而抵烏魯木齊之西者吾所不能信矣自用兵準噶爾

以來歷有年所罕能言其國於古為何地者一則昧其地理

一則名稱有今昔之異故也頃者

天威遠播克奏膚功文武將吏往來有若戶庭之近則綜核



古今可得而論列矣考準夷本名厄魯特乃蒙古之別部自北而徙於西昔漢代匈奴之西壤地相接者烏孫也故史稱烏孫與匈奴同俗而西三十六國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唐書西突厥傳云西突厥與東突厥分烏孫故地而治之其地有河名伊列咄陸啞利失之所分界也傳云後西突厥又河爲界按突厥始立國者爲土門伊列可汗其後分烏孫地而因以伊列名此河未可知又漢書陳湯傳湯恐郅支單于北擊伊列彼乃國名在康居一稱伊麗烏質勒之所謂小牙也傳云唐兵討賀魯賀魯跳度伊麗水又云賀魯既滅有西突厥別部烏質勒收其故地謂碎葉川爲大牙伊麗川爲小牙又唐地理志貞觀中以西突厥諸部置庭州自庭州所屬牙月城西行過思渾川蟄失密城度伊麗河一名帝帝河通鑑注伊麗河卽伊列河按今彼呼伊里蓋卽伊麗之訛也碎葉川或卽所謂吹河也

金陵文鈔

卷四

三

百里又西數百里當至焉者唐書由焉者西北七日行得西突厥南庭北入日行得北庭按焉者西去烏壘城亦數百里就二書約略道里則準夷之地於漢爲烏孫於隋唐爲西突厥又何疑焉後代言西域者必以兩漢爲根柢蓋其時之經理詳而史臣之紀錄者備故莫能或之先也前書有南北兩道之說後書有西域門戶之論其時都護置於烏壘城以道之疑秧巴爾損當漢之烏壘城按唐之安西都護屬西州交河縣卽隋高昌明火州地非今之西安也後徙治龜茲陷於吐戊巳校尉設於車師前部長史設於柳中明史柳城漢西域長史所治唐蕃柳中縣西去火州七十里宜禾都尉設於伊吾盧按伊吾東去哈密千里經一大川班史無其名本匈奴奴地後漢明帝始取以屯田故漢書論南道但言從鄯善傍南山西行後漢書則言涉鄯善北通伊吾其取道捷於前也按後漢郡國志敦煌不載伊吾在伊或坐鎮而督察或屯田以足食其措置有方如此故能控制西垂威行萬里餘風遺烈迄今二千餘載猶可想見於圖史之間始知昔



人之所爲非偶然也明之中葉乃閉關絕貢棄敦煌以資戎  
落非所謂因噎廢食者與夫人事之遷變無常而地勢則終  
古未之有改討論遺法因時制宜不可勝用假令有負經世  
之才如水軒者詳考古跡潤澤斯圖爲  
國家建長久之策追二漢之盛略豈不美哉

金陵文鈔

卷四

美



黃之紀

字允修號星  
岩上元諸生

公孫宏議族郭解論

公孫宏治春秋位至丞相御史大夫時郭解任俠客有賢解者軼儒生非之客殺生斷其舌吏責解解實不知殺者爲誰吏奏解無罪宏議曰解布衣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不知此罪甚於解殺之遂族解或謂宏文深而不知此春秋之義也昔晉陽處父諫狐射姑不可將公以告射姑射姑殺處父春秋書晉殺其大夫陽處父若謂公雖不預殺陽處父其罪有甚於公預殺之也僖括欲立天王之弟佖夫佖夫勿知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韋成殺佖夫殺佖夫者五人也春秋書天王殺其弟佖夫若謂王雖不殺佖夫然僖括謀亂而不知賊致佖夫不知而受戮其罪有甚於天王自殺之也由此

金陵文鈔

卷四

五

以推其意解雖不殺儒生解豈得言無罪耶且吏奏解實不知無罪安知非吏欲脫解耶解折節爲儉以德報怨振人之命不矜其功於是少年慕解之行爭爲用吏安知非慕解之行而爭爲用者歟吏奏解無罪其不足信明矣且兵莫慘於志春秋之法也儒生短解解亦必殺生特客不先令解知而殺之耳且未必無當於解之意也解不知殺者爲誰是解欲脫客也吏奏解不知無罪是吏脫解而並欲脫解之客也吏與客皆爲解用者也殺儒生庸詎知非解意歟春秋誅意用此法也或曰解有罪族之無乃過乎曰然然亦有說焉解少年報讐所殺甚眾藏命作姦剽攻不休鑄錢掘塚不可勝數及徙茂陵非死罪而殺楊掾一家三人吏捕窮治復又殺吏如此不法而當事復欲釋其罪曰事在赦前此解之客所以



殺人而無忌也且解之父以任俠誅解不懲其父而又甚之如此而復不忍殺其後保無有效解而過之者歟春秋之法嚴則或流於刻故士不通春秋不可與言刑宏雖希世用事不爲董仲舒所取然如宏者亦可謂善緣儒術者矣

大王翦商辨

余自幼疑翦商之說謂大王至聖宜無此理及讀爾雅而疑乃釋爾雅云翦勤也翦商謂勤商家也實始云者謂大王當祖甲之時始勤勞以輔王家也蓋殷自湯以後聖賢之君六七作至祖甲而政始衰竹書紀年云王舊在野及卽位知小人之依迨其末也繁刑以攜遠殷道始衰大王勤商其在斯時乎說文讀翦爲戩引爾雅戩字之詁以解之不知爾雅本有翦字之文也大王當祖甲之時去中宗高宗未遠後二百

金陵文鈔

卷四

早

餘年商始亡至武王十三年以前尙臣事紂則大王必無翦商之志可知也大王以季厯有聖子欲傳之不過欲延國祚耳說者乃謂大王有滅商之心大伯不從逃之荆蠻大王之心愈無以自白於天下後世矣顧炎武云大伯不從謂不在大王之側史記云大伯亡去是以不嗣觀此而大王之心可知矣

荀息傅奚齊議

里克殺奚齊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里克殺公子卓荀息死之或曰荀息可謂忠矣余謂不然荀息於驪姬則忠於獻公則不忠於晉國則爲賊也驪姬欲立奚齊賂梁五東關嬖五卒譖殺太子申生逐公子重耳夷吾國人皆怨驪姬欲殺奚齊久矣荀息獨欲傅之



至死不貳荀息之於驪姬可不謂忠乎荀息得君異於里克知驪姬之嬖而不能諫知三子之屈而不能言知獻公之惑於驪姬幾至危國而不爲之救知立奚齊之必不能濟而曲爲之謀荀息其長君之惡者歟吾故曰荀息於獻公不可謂忠也夫輔君所以衛社稷也輔得其人則安輔不得其人則危獻公卒里克平鄭欲納文公慮荀息不從故謀作亂二子社稷之臣也荀息苟與二子協謀則奚齊不至見殺於里克里克不至見殺於夷吾社稷定而霸業興矣且重耳以次則長以出則正以人則賢非奚齊比也荀息乃以不食言爲忠豈竟以奚齊爲足安社稷乎且獻公以奚齊屬荀息未聞以卓子屬荀息也奚齊死又立卓子以葬是其意止知有驪姬而不知有獻公知驪姬之嫡有子而不知獻公之自有子也

金陵文鈔

卷四

單

荀息其晉之賊歟

甘鳳池小傳

江甯甘鳳池少以勇聞康熙中客某王府力士張大義者慕甘名自濟南來見王飲酒酣請與甘弁甘辭王固命之大義起甘亦起大義方欲擊甘視之如丈二神人懼而止謂甘曰始見子眇小丈夫耳繼乃大若是耶不與子弁請易以脛甘曰諾大義身長八尺餘脛力強大以鐵裹拇蠡躍蛟騰若風雨之驟至左右皆爲甘危甘卻立倚柱俟其來承以手張大呼仆地血流滿鞞解視拇盡嵌鐵中矣卽墨馬玉麟長軀大腹雖良馬騎行二十里必易及以帛約身則頓小緣牆升木捷於飛猿客揚州巨賈某家甘後至居其上馬不平與角技終日無勝負甘退曰此勁敵非張大義比旣而思曰得間矣



然不忍眾辱之當令會意明日又角數蹈其瑕玉麟怒直前欲擒甘甘駢指以卻玉麟仆地眾大笑玉麟慚而遁甘常語人曰吾力不踰中人所以能勝人者善借其力以制之耳又曰我所能者玉麟皆能故不可驟勝然彼用功深而未熟故卒勝之又善導引之術同里譚氏家巨富少子年十九病瘵醫不效甘爲卜靜室窒牖戶夜與合背而坐凡四十九日病痊譚德之以千金報甘手能破堅握鉛錫輒化爲水或立卧歟息如雷十數人推挽莫能動性和易雖婦孺皆與狎見者不知爲賁育也年八十餘終於家

論曰甘氏世多勇士於漢則君況於吳則興伯類能乘時建功著名史冊偉矣鳳池材力不減前人而生當太平未得一官以自效終身鄉閭其名日就湮沒豈非命哉

金陵文鈔

卷四

望

葉天士小傳

葉天士能醫致富性好嬉戲嬾出門人病瀕危亟請不時往由是獲謗然往輒奇效故謗不能掩其名以高壽終余幼游吳門聞人道其軼事葉嘗徒步自外歸驟雨道壞有輿人負以渡水葉謂曰汝明年是日當病死及今治尙可活輿人弗信去至期瘍生於頭昇至葉門求治子金遣之曰不能過明日酉時也已而果然木瀆富賈兒病痘閉念非葉莫能救然去城遠度不肯來聞其好鬪蟋蟀乃購蟋蟀數十盆賄葉所厚者誘以來因出兒求治葉初不視所厚者謂曰君能治兒則蟋蟀皆君有也乃大喜促具新漆大桌十餘裸兒卧於上以手展轉之桌熱卽易如是殆徧至五更痘皆怒發得不死外孫甫一齡痘不出抱歸求治葉難之女憤甚以頭撞曰父



素謂痘無死證今外孫獨不得活耶請與俱死持翦刀欲自刺葉不得已俛思良久裸兒鍵置空屋中自出與博徒戲女欲視兒門不可開遣使數輩促父歸博方酣不聽女泣欲死至夜半歸啟視兒痘出粒如珠蓋空屋多蚊賴其嚼膚以發也鄰婦難產他醫業立方矣其夫持問葉爲加梧葉一片產立下後有效之者葉笑曰吾前用梧葉以值立秋故耳今何益其因時制宜不拘古法多此類雖老於醫者莫能測也相傳葉年十二至十八凡更十七師聞某人善治某證卽往執弟子禮甚恭旣得其術輒棄去故能集眾美以成名雖其聰慧過人然學之心苦而力勤亦非人所能幾及矣

讀婁師德傳書後

婁師德常薦狄仁傑同列輔政仁傑不知數擠婁令外使后

金陵文鈔

卷四

壘

覺之以婁奏示仁傑仁傑大慙曰婁公盛德我爲所容不逮遠矣仁傑素稱知人婁公盛德必待后出奏而後知之尙得謂爲知人歟且狄公在位常以進賢爲務卒以所薦張柬之桓彥範敬暉姚崇等光復中興前達有婁公在而數擠之令外使豈狄公能拔人於未遇之前而復忌人於名成之後乎此不可信也婁公總邊要三十年方重有度與敵戰白水澗八遇八克或者婁公盛德外夷感服有不得不令外出者而非擠之也后疑其擠而出奏以示此蓋以婦人之腹度賢者之心狄公賢者安得有此讀史者不可以不辨



車

研字靜年上  
元諸生

修潔堂詩集序

予少時卽聞江上有甯君櫟山好古文長於詩歌對寡母弱弟四壁蕭然斷斷焉與漁牧爲伍羣有若將終身之志心奇其人而未之見也乾隆辛酉春開府徐公檄予至鍾山書院而櫟山已先受方伯晏公之知入爲楊皋里先生弟子先生告予善學者則首稱櫟山予竊窺其文浩瀚汪洋飛騰踔躡自顧謏陋未敢納交而櫟山頗不棄予從此風雨晨夕辨論往來今二十五年矣皋里先生爲江浙儒宗掌教兩省書院成就後學多至數十百人其中高才碩士名元大魁不可殫舉而心賞之至未有若櫟山其人者蓋櫟山天才奇特自命高遠當未爲舉子業之先已專力於詩古文者十有四年後

金陵文鈔

卷四

四

至書院中益自奮起博觀經史講求體例故其研精覃思不可方物聲名震起雖諸老前輩無以過之予旣與櫟山遊尤愛其詩而皋里先生亦雅稱櫟山之詩有元和諸公遺意當是時櫟山方銳意科名不自收拾逮皋里先生旣沒吾鄉之學爲詩者莫不以櫟山爲宗旣而櫟山蒙

召試列優等登賢書舉明通進士名公鉅卿爭待以國士之席人或豔其名而不知其紆迴鬱挫困厄顛踣櫟山有難以告人者則惟一於詩託之是人第知櫟山之詩而不知櫟山之所以有詩也予每憶癸酉撤棘之夕櫟山偕同學五人來予家候榜夜深環坐飲酒而櫟山獨擁被高眠旋報櫟山獲雋皆爲歡躍次日同集其家厯厯如昨日事是冬予赴壽春乙亥秋櫟山亦赴官涇邑彈指之間十有三年彼時櫟山方



強任予亦同庚而今則垂垂老矣乙酉之秋予久客暫歸櫟  
山亦返自廬江握手歎歔輒出其詩稿示余並屬爲序曰得  
此則異地如面談且使我兩家後人知吾兩人交誼爾爾也  
予受而讀之如入洞天如接異人向雖特見一斑未若此之  
得窺全豹可以盡大觀而無憾也嗟夫櫟山早孤且貧及名  
噪於時事母已不逮遇有佳貺輒嗚咽流涕不能勝又其人  
質直好義雖見公卿大吏語慷慨不曲徇此其性情固何如  
者且自少時出遊南走荆楚北抵燕趙東歷吳魯生平足迹  
幾遍天下而又得皋里先生薰陶而鼓鑄之此其所以抒寫  
性情發揮胸臆包舉畧有自成一家昔人謂太史公遍遊名  
山大川故其文有奇氣讀櫟山之詩者仰推師法綜核生平  
亦可一一詳其蘊矣

金陵文鈔

卷四

望



尹正位

字定三號柳村溧水人雍正初以貢生舉賢良方正不就

覆勘胭脂引河狀

竊案此河自南渡橋抵洪藍埠共計長十五六里今時水道南北分流北流自西王村抵南渡橋約八九里南流自廟塘鋪抵洪藍埠約四五里中間西王村抵廟塘鋪約二里許河道淤塞在此其自西王村抵南渡橋者河身尚在水道通流惟寬窄不等兩旁所有淤地擴而大之爲工不難其自廟塘鋪抵洪藍埠者河身甚廣今改爲塘爲壩民間各據所有通塞不一濬而通之爲力亦易惟西王村抵廟塘鋪二里許地勢頗高水流不通向時河身已沒居民盡墾爲田至今名爲河田河雖爲田按而視之仍然水道也幸兩岸相距不越二三丈爲田無多倘欲挑濬成河驗契給價似亦無難此其原委高卑通塞之大概也而尤不可不詳慎者捧讀憲檄有有無防礙田舍等語田則已如前說不過數十畝之多河可爲田田亦可復爲河而此十五六里中並無廬舍墳墓蓋原係水流故道湮廢雖久設遇歲澇急流洶猛河中之田未嘗不被淹沒也惟是此河南北兩低中路獨高如屋之有脊無源之水涸可立待是故工程之難在西王村抵廟塘鋪二里之地雖幸無高山峻嶺艱險難開之處而欲使南北分流之水并合一道中間河身必倍深於兩頭又恐高卑相去仍遠其流不能不斷則量工程以計經費之多寡測高下以定水勢之歸注制淺深以合河流之不涸非熟悉水利者難以懸斷至此河一開上通宣歙下達蘇杭中抵省會水流灌溉之利便於田畝商賈往來之多資於貨賄舟行者避江濤之險樂

金陵文鈔

卷四

吳



安瀾之慶百貨雲集國家兼可權稅此其公私交利也而羣議之徒或謂南北通流則水滂之年恐有妨於北方諸圩殊不知水逆行則氾濫水流通則患息蓋洩之使有所歸將橫溢者循流而下分之使非一道將濫漫者不至壅滯不行也蓋聞有河不通而水能爲患者未聞有河旣通而水反爲患者耳且此河旣通水大之年南北分洩一自洪藍埠入石曰湖出江一自秦淮河通省會出江南水大則北分之北水大則南分之卽南北俱大仍各彼此分流何至獨害所謂有妨崇長諸圩者乃浮游之談非事實之言也若夫住居洪藍埠者恐此河旣開舟通省會則賈客不停難據一方之利獨不思省會旣通則商賈往來甚眾四方貨物益多欲往省會者自往省會不往省會者洪藍埠仍可發賣何必獨據一方以爲利譬之得一錢以一人專之其利小得百錢與十人分之其利較大今不務大而務小此又不明乎逐利之方者也愚所疑者惟西王村抵廟塘鋪二里之勢處高阜南北難通其開濬之方需用之數督工任事之人非審計詳盡確有定議未敢妄議若旣通之後有利無害此固如燭照數計而龜卜者又何必爲紛紛之議以淆亂羣聽也哉

金陵文鈔

卷四

學



